

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



鲁南峰影

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

鲁 南 峰 影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公室
枣庄市出版办公室

(下)

山东文海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济南

目 录

党领导的枣庄首次工人运动	张福林 陈亚伦	(1)
工运史的一页	邱焕文	(14)
鲁南地区人民革命斗争史片断	郭致远 张相钧	(31)
关于人民抗日义勇队的回忆	张光中	(72)
1937年邹坞暴动	朱道南	(79)
鲁南抗日义勇队的反顽斗争	童陆生	(88)
善固农民训练班与抗日义勇总队	王见新	(95)
奔向抱犊崮	杜继贤	(108)
边联支队第一大队的成长	郭仲选	(116)
忆抗战时期党在峄南的活动	刘亦夫	(124)
西邵楼战斗	孙怡然	(130)
抱犊崮山区统战之花	周乐亭	(139)
拓荒者	刘西元	(146)
鲁南第一个红色政权的建立	潘振武	(156)
回忆铁道游击队	刘金山	(164)
铁道游击队战斗生活片断	杜季伟	(185)
智攻峄县城	杜继贤	(205)
坚持战斗在峰滕铜邳边	刘向一	(214)
鲁南区党委党校的片断情况	燕遇明	(220)

- 在峰县的秘密斗争 王 磊 (224)
鲁南开展地下工作的情况 丁 平 (238)
松林伏击战 刘香斋 (255)

——92军入鲁反共被击溃

- 彻底摧毁敌人的“模范区” 张西池 (267)
鲁南独立支队的战斗回忆 董鸣春 (275)
战斗在临沂 高昭民 (297)
滕县革命斗争片断回忆 王亚民 (310)
枣庄——我踏上革命征途的起点 张 恒 (327)
依靠群众，坚持武装斗争 朱奇民 (339)
在武工队的日子里 张 协 (346)
鲁南根据地与罗帅 来光祖 (360)
深切悼念亲密战友褚雅青烈士 袁花圃 (377)
深切怀念王麓水同志 狄井梦 (396)
抗日战争在鲁南的最后一战 林 敏 (407)

——运河村攻坚战

- 鲁南自卫战中的八师 刘 宪 (415)
国共美军调处执行小组在枣庄 甘重斗 (434)
忆陈毅同志 丁秋生 (439)
记突破枣庄之战 张明 戴亮 (454)
攻克煤城之夜 刘知侠 (461)

——战时纪事

- 鲁南大捷 黎 裕 (506)
挥戈斩“马”战鲁南 刘香斋 (524)

- 回忆鲁南解放战争第一个战役 宋献璋 (540)
- 抢搭泗河浮桥，支援一、四纵过境 步占沂 (549)
- 解放战争中的麓水军民 勉耀南 (555)
- 青山绿水慰忠魂 张瑛 (571)
- 怀念王青文同志
- 勇入虎穴，方得虎子 李勇烈 (580)
- 策动韩庄国民党军起义纪实
- 淮海战役前线的率部起义 张克侠 (590)

战斗在临枣线上

高昭民

1940年后，鲁南抗日战争形势不断恶化，根据地逐渐缩小。日本侵略军实行“三光”政策，连续扫荡、蚕食、封锁，妄图把我抗日队伍置于死地。为了粉碎敌人“卡脖子”，扼死我抗日军民的阴谋，党中央指示“敌进我进”，到敌占区去，插入敌心脏，打击敌人。

1943年夏，鲁南军区抽调干部，组成充、济、临、枣等武装工作队，插入敌后活动。我目睹了战斗在临枣线上的一支武工队部分事迹。

夜袭邹坞站，火烧王子绍

1943年夏，临枣武工队政委兼队长是老三团的一位营教导员王俊清。出山后，第一站到聂家庄刚住下，即同铁道游击队政委杜季伟、县大队政委曹杰、富山区区长黄慕平（鹿光连）见了面，开了个短会，介绍情况，交换了一下意见，就回去了。

次日拂晓，王政委带了几个干部爬上了富山，看了看临枣铁路两侧，敌伪据点星罗棋布。而给我们威胁最大的是邹坞伪皇协军司令部。

伪皇协军司令朱玉相是投敌叛变分子。他分给其弟朱玉

喜一彪人马驻扎上辛庄。这两个家伙认贼作父，甘当汉奸，曾杀害了孟昭煜、王建安两同志。

朱玉相是个酒色之徒，一天离了女人、大烟不能过。他花天酒地，搜括民脂民膏。都依仗着邹坞模范乡乡公所。乡长是东夹埠的地主王子绍。这个乡公所设在邹坞火车站里，置于日本警卫队的卵翼之下。北靠朱玉相，南有朱玉喜，其中是日本人的碉堡群，周围是壕沟、电网，自认为再安全不过了。

春节将临了，腊月二十四“祭灶”是当地的习惯。这时，正是汉奸们大饱其口福之日。刚入腊月，皇协军、乡公所便门庭若市，从早到晚，大车小辆，驴驮人担，各村保甲长送礼者络绎不绝。

腊月初一，朱玉相名之曰“请客”，实际是打招呼要东西。这一天，各乡、保、甲、大小官员百多人，猜拳行令，热闹通宵。朱玉相醉醺醺地说：“大家可放心开怀畅饮，咱们的城池固若金汤，别说是八路，就是九路，量他们也不敢到咱们这里碰碰。”

王子绍给朱玉相连斟三杯，吹捧说：“有了你这位大靠山，我们怕什么！”

在尚未确定干掉伪乡公所之前。曹杰、王俊清曾化装到邹坞站附近侦察过几次，敌情、地形都一清二楚。有一次，在从邹坞到东夹埠的路上，碰见过王子绍，因护送的乡兵太多，又是大白天，不能下手。

怎样搞掉王子绍，让朱玉相知道八路军的厉害，为邹坞乡人民扫除大患？最后决定夜袭。

腊月二十四日的黄昏，县大队的刘刚连和武工队，自大

晋城出发，用了一个多小时的工夫，即从邹坞火车站西穿过铁路。而后，沿着壕沟匍匐前进，接近了车站。这时，刘刚连队即奔向邹坞方向，准备阻击皇协军增援，其它就地卧倒待命。

这时，褚思珍、黄敬让牵着事先准备好的一头小毛驴，走向乡公所的大门。夜是黑的，电灯特别亮。两个岗哨及早便看见黄、褚，大声问道：“干什么的？”褚答：“南石乡送礼的。”“为什么白天不来？”“路远，带的东西多，起身晚点。”这样边答边走近岗哨面前。黄、褚掏出短枪，岗哨跪下求饶，黄、褚将其捆绑，口塞手巾，扔在阴暗处，回头向部队摆手，王政委带部队快步冲进乡公所的院子里，只见到处堆积着猪羊鸡鸭。

一排北房，其中住着20多个乡兵及管家王子绍。王子绍住在西头。

事不宜迟，黄、褚二人扑向王子绍的房间，部队奔向北房。只听得一阵枪声，20多个乡兵在被窝中爬出来全缴了械。

黄、褚用脚踢开王子绍的房门，这家伙见势不妙，一动不动地蜷缩在被窝里。黄、褚齐向被窝里射击，忙中有错，只认为王子绍被打死了，并未掀开被子仔细看看。战斗结束时，部队放火烧了他的房子。第二天大家才知道，这家伙当时只被击伤，但未打死，王子绍吓得象刺猬一样躲藏在被子里，直到被大火烧焦。

这时皇协军赶忙增援，遭到刘刚连的痛击，日本路警只在据点里放枪打炮，未敢出来。

对武工队火烧王子绍，在枣西一带至今还在人们口中广

泛流传，如果有人摆阔气“烧包”，当地人就讽刺地说：“看吧，烧的象王子绍一样。”

搞 钻 眼

日本侵略军占领枣庄后，为了掠夺煤矿资源，在枣庄周围安设许多钻井。人们都说是“钻眼。”齐村东头是其中最大的一个。这个“钻眼”警备森严。一小队日本兵和30名伪警把守，还有两名日本工程师。周围有碉堡、壕沟、两层电网。这里面的日军、伪警不断出来，向附近的村庄捉鸡逮猪、要粮要款，进行骚扰。

1944年夏天，武工队住在夏庄王玉成家里。据说王的父亲当过满清慈禧的侍卫，王的家人称做侍卫府。王玉成是统战人物，武工队想做他的工作。这时，突然听到庄外有枪声，王说：“钻眼又来催粮要款了，只要你们不出去，他们不会到我家来的。”少许，伪警闯进村子，捉鸡逮猪，搞得鸡飞狗咬。

伪警中有个吴宝富，是永安庄人，因生活所迫，经人介绍，干伪警不到一月。吴随伪警进村时，不为非作歹，而一头插在他一位朋友家喝酒，时至黄昏，还不回去。这时有人到王玉成家向武工队报告了吴的情况。

黄敬让要去捉吴，王政委说：不如来一个“欲擒先纵”。黄不明白是何意思。王政委解释说：“要想捉敌，必先放敌，”你把吴保富捉住后，可进行教育，放他回去，要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有了机会，“辞曹归汉”。黄敬让就依照王政委讲的做了。

半月后，武工队住在天生桥，吴保富果然来找武工队了。他详细地介绍了“钻眼”敌人的人数、武器、地形、设施等情况，提出当晚下手搞掉钻眼。

王俊清招待吴吃饭，要他暂等，自己带通信员，翻过山去，到曹马一带找到了曹杰。议定当夜晚袭“钻眼”。

农历五月五日端阳节晚8点钟左右，武工队和刘刚连的一个班，由天生桥出发了。短枪队和吴宝富走在前头。部队不走村落，夜深人静，由汤庄东过路，直捣“钻眼”。部队在离“钻眼”一、二百米的低凹处停下来，卧倒待命。规定部队冲锋以举火为号。刘炳南、褚思珍、黄敬让提着匣子枪，随吴保富走向岗哨。

“干什么的！”

“老吴。”

“那是谁？”

“炭厂跟着来议事的。”这时，刘、褚、黄急步向前擒住两名岗哨，捆绑好扔在岗屋后，接着4人奔向北房。吴隔窗看了看，墙上的自鸣钟刚刚11点，5个日本兵早就鼻息如雷了。黄班长叫吴宝富急返回去，举火让部队冲上来。一部分埋伏在铁路侧，伏击来援之敌；一部分奔向西房，活捉30名伪警；北房日本人，全由刘、黄、褚负责歼灭。

刹那间，只听北房嘭、嘭、嘭、嘭的短枪声，西房30名伪警，很快从被窝里钻出来，站在院子里，排好了队。

一刻钟结束战斗。我消耗短枪弹30多发，毙日军5名，俘工程师两名，缴步枪35支，机枪1挺，手炮1门，子弹数千发，脚踏车1辆。直至次日上午，临枣之敌才发现这个“钻眼”被八路搞掉了。

送 櫻 花

日本有首歌：“人中有武士，花中数櫻花。”就连旧海军的帽徽，也用上了櫻花的图案。櫻花被誉为日本的國花。

4月间，櫻花开放，化作缤纷的落英，飞洒满地。春宵良辰，日本人以惜春之情，燃起了熊熊的篝火，家家户户狂欢于櫻花树下。

东条内阁发动了侵华战争，迫使日本人民妻离子散，亲人远征。

1938年，日本的反战派在延安建立了反战同盟，在鲁南军区，也成立了反战同盟支部。节日前夕，这个支部印制了大批反战传单和慰问袋。由军区敌工部分给各个敌后武工队，向日本军占领的据点、碉堡送櫻花开展宣传攻势。

櫻花虽是纸做的，却也几分相似。主要通过这种形式，送传单和慰问袋。传单是日文，慰问袋装有花生米、糖果之类。

送法挺简单，在津浦临枣铁路线上，凡有日本兵的据点、碉堡，由武工队轮流送去。以十里泉为例，一天晚上，武工队派了两名队员深夜潜到碉堡附近，把櫻花插在醒目的地方，根据日本兵大体的人数，放上慰问袋，布置好了，再鸣放几枪。夜间，日本兵不明情况不会出来。天明，日本兵便注意夜间鸣枪的方向，当看到前面放的东西时，开始小心翼翼，生怕踏上了地雷。当发现无地雷时，便拣走了櫻花和慰问袋。

日本送樱花，对日本侵略军会起什么作用呢？我联想到《楚汉争》中的一个故事：“九里山十面埋伏，张子房悲歌散楚。”张良能以他的一杆洞箫，吹得项羽八千子弟人心涣散，最后使他别姬自刎。而樱花比起张子房之箫，有过之而无不及。十里泉日本据点5名士兵拿回樱花，看到传单后，哭得悲悲切切，狂饮一天。有个叫小板的，他不害怕八路，经常不带武器，走出岗楼，到附近村逛逛。我们对日军的政治攻势，同军国主义的武士道教育，是针锋相对的。

反 抢 粮

1943年冬，我永安庄地下关系马文法，正在枣庄一个澡塘里洗澡，听到也在这里洗澡的两个乡丁的对话：

甲：“今天别回去了，到我家住一宿，明天再去吧。”

乙：“不行，明天，天不亮还要出发到大香城。”

甲：“干什么去？”

乙：“跟着皇协军去催粮，铁道南几个乡太不象话，有3个月不交粮款了。”

甲：“好吧，真有这种事，我就不留你了。”

马文法听到这个消息，如获至宝，赶忙来到武工队的住地报告。赶巧县大队孙队长也在场。孙队长问马：“你听得真切吗？”马答：“一清二楚，最真切了。”事亦凑巧，县大队一个排在北部山区根据地，领了5挺轻机枪回来，路过这里休息。大队长说：“这个仗，咱们一块打吧，正好也试试机枪。”

翌日拂晓，县大队、武工队赶到大香城东头。兵分两

路，一部分到东夹埠岭上打伏击，对付增援之敌；一部份埋伏在大香城北，打抢粮的皇协军。谁知在这个时间，敌人也赶到了。

敌我前哨交火了。

皇协军的头子是郭万有，原是我峰县县大队的班长，随朱玉相一块投敌叛变的。他是朱玉相得力的军事头目。

双方激战到天亮，郭万有部被我包围在村东的一条山沟里，我们喊话劝降，但郭万有拿着指挥旗上下左右摇摆，进行顽抗。大队长喊：“二班长过来，你不是神枪手吗？我看看你的枪法，把那个拿指挥旗的给我打倒！”二班长端起了大盖枪，子弹推上膛，对准郭万有，砰的一声，这个家伙随声倒地。

邹坞之敌赶来增援，到东夹埠遭伏击，狼狈逃窜。郭部被全歼。朱玉相闻得郭万有被打死，嚎啕大哭，如丧考妣。

巧 取 机 枪

武工队每逢同陶庄敌人打仗的时候，总是听到在对方的枪声中有挺轻机枪声，其声音分外清脆。武工队如果有了这样的机枪，便如虎添翼。于是，通过各种渠道来了解这挺机枪的情况。

原来这挺机枪是英制65式，枪手是大闻巷村的徐德前。大闻巷是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战前曾经隐蔽过的地方，有相当的群众基础。

武工队便通过陶洪浩到徐家里做工作。开始徐的妻母有点害怕，经再三讲明政策，说明徐是被迫干的，要立功赎

罪，当汉奸可耻，不为敌人卖命等道理。经过月余的工作，徐的母亲到陶庄要徐迅速弃暗投明。1944年春的一天晚上，杨传凯、陶洪浩，找到了武工队，规定某日某时某地，同徐见面。这天晚上，于某地见到徐德前，徐从一条大布袋里将那挺久已向往的机枪掏了出来。

为了避免敌人报复，将徐的家属移避他村，徐德前参加武工队仍当机枪射手。

刘刚连

刘刚的连队，是一支坚强的连队。它由峰县县大队升级到二军分区，始终同临枣武工队并肩战斗。这支连队威震运河南北，使临枣之敌闻风丧胆。

1944年秋天，新驻陶庄矿日军的一个中队，闻得刘刚连队住杏峪一带，于是便夜间奔袭。这时，刘刚连早就转移了，日军扑了个空。可是敌人对人民群众并没有放过，烧杀掳掠，在杏峪糟蹋了一天，牛羊猪鸡被抢去很多。

太阳西下，日军刚穿过大巷，已钻入刘刚连的埋伏圈内。刹时，机枪喷出火舌，手榴弹投向敌队。敌人乱作一团，爬到庄北一条干河中，同刘刚连对峙。眼看天色将黑，敌组织了几次反冲锋，均被打了回去。

而后，日军上了刺刀，又拼命地冲上河沟。刘刚连的青年战士愈战愈猛，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日军见无援兵，感到不能支持，即向北狼狈逃跑。次日清晨，村北遍地狼藉，沟中有被我手榴弹炸烂的日军尸体一具，被抢去的牛羊鸡猪

全部仍在沟里。

事后，伪徐州日报还登着：“皇军扫荡枣南，战果赫赫，匪刘刚部被歼。”这种宣传，真是荒诞之极！

破 路

“八一五”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浴血抗战八年，终于取得胜利。峰枣军民同全国一样，一片沸腾。

躲在重庆的蒋介石，为了夺取胜利果实，向全国日伪军下达命令，武器只能缴给“国军”，不准缴给八路军、新四军。1945年8月，我新四军紧紧包围了枣庄，勒令日伪迅速向我军缴械。这时死心塌地当汉奸的王继美部，仍然死守，负隅顽抗。为了歼灭守敌，解放枣庄，峄县、麓水两县动员了10万民兵进行破路斗争。

9月初，破路民工从四面八方赶到，按地段分工，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对临枣一线，拆桥破路，锐不可挡。仅两昼夜，铁路线已全部破完。这时唯王沟铁桥，因无爆破药物，不能按时完工。这座桥梁当时是由二区民工负责。民工们急中生智，个个奋勇齐上，将数里外的枕木全部堆积在桥的上下。而后，点火烧桥。刹时烟柱冲上云霄，火光照亮了枣庄。

这时汉奸王继美见势不妙，命日军立功赎罪，不准放枪，偷袭民工队伍。当日军端着刺刀冲进我民工队伍中时，有的逃跑，有的拿起铣镢同敌人搏斗。山阴民工武大个，举起一根百多斤重的枕木对准一个日本兵劈头打去，将这个日本兵打得脑浆迸裂。这时，火势愈烧愈旺，王继美未能挽救

他彻底复灭的命运。王沟铁桥终于被烧塌了。破路胜利了。

鹿广连之死

鹿广连即黄慕平，1943年夏，武工队出山时，鹿任富山区区长，王俊清兼任区委书记。聂家庄是区部经常活动的地方。

驻枣庄汉奸王继美部，侦察到富山区部的活动情况后，于某日拂晓包围了聂家庄。当被岗哨察觉时，已来不及报告，即向敌人开枪射击。这时鹿广连、王俊清赶忙率部突围。鹿广连在村东头被王继美部打死，当即又将其头割去。王继美将鹿广连的头悬挂在枣庄西门外的一棵电线杆上，上书：“共匪区长鹿广连”七个字。消息传出后，我全体指战员无不义愤填膺，咬牙切齿地说，逮住王继美要千刀万剐，为鹿广连同志报仇。

后经在枣庄做敌内部工作的张成、张协、张福林三同志积极活动，托我地下关系，于深夜乘敌哨麻痹，将鹿的头偷下，交给武工队。王俊清派两名队员，在夜间找到鹿广连同志的墓，打开棺木，将头放入棺内。

“八·一五”日寇投降，新四军解放枣庄时，王继美被包围。王继美带了几个人向西南方向逃窜。我新四军在后尾追，最后被击毙在杏峪的南山上。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同香城民兵赶到杏峪南山，想把王继美的头割下来，为鹿广连同志报仇雪恨。谁知赶到那里一看，罪恶累累的王继美的尸体，臭气熏人，被山老鸹啄食得体无完肤。

一网打尽

山阴保安队，是十里泉日军的卫星据点，共有30多个伪警，除队长李培勤外其余都是本村人。据点安设在村西北姓武的祠庙里，是一座土岭子，居高临下，地形很好。

过去的土匪多半是昼伏夜出。可是，这伙伪军的活动方式却恰恰相反。为了防止我八路军、游击队的夜袭，他们白天聚夜散。白天，他们集中在祠庙里吃喝玩乐，晚上各自回家睡觉。武工队搞清了这个情况之后，决定奇袭。

某日夜，武工队越墙而过，埋伏在北房和西房里。大门仍然落锁，北房西房门紧闭。大门两旁长满青蒿，一部分人隐蔽在青蒿里。又在大门东旁的墙上掏了一个小洞，放一岗哨，天亮时仔细观察下边，以伸手指为号，进来一个捉一个，进来两个捉一双。

天刚黎明，伪队长李培勤，背着匣子枪，提着马蹄钟，大模大样地上了台阶，打开了门锁，走进了院子。这时埋伏在青蒿中和房子里的战士枪口直对李培勤的胸膛。李培勤浑身颤抖，呆若木鸡。“你，你们是……”“我们是八路军，来逮你的。”没用捆绑，将李推进屋里。

接着大家眼睛盯着岗哨，1、2、3……。只半小时，未发一枪一弹，32名伪军全捉到了。

太阳从东方升起，武工队押着伪军，带着缴获的武器走出山阴。沿途的群众看呆了，没听到放枪，李培勤就当了八路军的俘虏了。

大白天，在敌区对这么多俘虏是不好处理的。政委决